

云南洞经

「音乐文化」

以红河与大理地区为例

刘娟娟◎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云南洞经

「音乐文化」

以红河与大理地区为例

刘娟娟◎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洞经音乐文化：以红河与大理地区为例 / 刘娟娟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068-5928-8

I. ①云… II. ①刘… III. ①洞经音乐—音乐文化—研究—云南 IV. ①J632.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3776 号

云南洞经音乐文化——以红河与大理地区为例

刘娟娟 著

责任编辑 刘 娜

责任印刷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田新培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 本 170 毫米×240 毫米 1/16

字 数 141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28-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洞经会形成于明朝末期，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存在于云南省、四川省的南部、贵州省的个别县城。洞经会谈演的洞经音乐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音乐品种。起初，主要是文人谈习洞经音乐，满足他们崇尚科举文化和求取功名的需要，主要谈演《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关帝觉世真经》，《报恩经》《孝经》《宏儒经》次之。近代来，又应民众需求，开始在超度亡人、安龙奠土、为老人祝寿等场合谈演，更具民俗性质。

笔者通过采访民间艺人、斋主、信众及研究洞经音乐的学者，记录他们对做会及洞经会相关历史渊源等情况的口述回忆，以此来解决本课题研究中遇到的资料不完整的问题。“口述史是研究者运用采访录音等相关手段，收集整理调查者的口述材料进行整理还原的历史……口述历史在表现和还原历史的真实方面着重从个体对历史的感受、经验出发，这种史实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①民间艺人口述的历史是对文献记载的补充，呈现了史事记载细节化，史料记载多样化、平民化等特点。笔者通过访问民间艺人的方式，详细了解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仪式情况，并适当运用了洞经会会友及学者的口述历史作为论文的重要参考，并结合目前还存在于民间的仪式过程，来完成对洞经仪式音乐全过程的描述。本文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新安所镇金坡寺洞经会的玉皇会仪式

^① 张海燕、陈融：《口述民族志：人类学的另一种探索》，《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第75页。



及其音乐、个旧市大屯镇“化善坛”丧葬仪式和财神会仪式，以及大理巍山县“道教经乐团”文昌会仪式。不仅探讨了洞经会仪式音乐及社会生态环境，也研究了仪式环境中的人及其观念，并且从洞经仪式的文化方面来深入分析洞经会中神灵崇拜与世俗社会的关系、音乐在仪式当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仪式对人们心理的满足、在联结社区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仪式的象征作用，以及仪式在时间流逝中发生的变迁。

目 录

第一章 蒙自县新安所镇洞经会仪式音乐相关背景	1
第一节 蒙自县新安所镇洞经会依存的社会生态环境	1
第二节 新安所镇金坡寺洞经会的概况	5
第二章 新安所镇金坡寺玉皇会仪式实录	15
第一节 仪式场地	15
第二节 仪式前的准备	18
第三节 仪式参与者的分工	20
第四节 仪式过程	21
第五节 仪式过程及对应音乐分析	50
第三章 个旧市大屯镇“化善坛”丧礼洞经实录	57
第一节 个旧地区环境及“化善坛”洞经会简介	57
第二节 丧葬仪式及谈经过程	59
第四章 个旧市大屯镇“化善坛”财神会仪式实录	67
第一节 财神会仪式陈设环境	67
第二节 财神会仪式过程	68
第五章 大理巍山道教经乐团文昌会仪式	79
第一节 巍山县及巍宝山概况	79



第二节 文昌会仪式·····	80
第三节 大理巍山洞经音乐形式·····	101
第六章 洞经仪式的文化阐释·····	103
第一节 参与人员的信仰及观念·····	103
第二节 洞经仪式音乐的功能·····	110
第三节 洞经仪式的文化变迁·····	112
结论·····	117
附录·····	121
参考文献·····	159
后记·····	167

第一章 蒙自县新安所镇洞经会仪式 音乐相关背景

研究仪式音乐除了要关注仪式及音乐本身，还要关注仪式及音乐依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蒙自县新安所镇洞经会依存的社会生态环境

一、蒙自县新安所镇自然地理环境

蒙自县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东部，是以坝区为主的县城。县人民政府驻文澜镇。气候冬暖夏凉，雨量充沛。蒙自地处珠江和红河分水岭两侧，境内有黄家山麓，居住着汉、彝、苗、壮、回等民族，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 58%。

新安所镇位于蒙自县城东南部，距县城 7.5 公里，新安所是一个坝区、半山区、山区融为一体的乡镇，年降雨量为 900~1000mm，年平均气温为 15℃~17℃。是蒙自通往屏边、河口以及出国到越南的交通要道。境内有五里冲水库。主要居民为汉族，过去以种植水果、生产烟草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现在以贸易、加工等为主要生产方式，并以种植经济作物为辅。



二、蒙自县新安所镇社会人文环境

（一）蒙自县新安所镇的历史

考古资料证明，蒙自县已有上万年人类繁衍活动史，2100 多年建县史，西汉以前的史料不详。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置贲古县，属益州郡所辖 24 县之一。魏晋时期属兴古郡，隶宁州。隋朝史料不详。“唐天宝末入南诏地方政权，隶通海都督府，蒙氏据。宋朝为大理国地方政权，段氏据，亦属通海郡，元朝置蒙自千户所，至元十三年（1276 年）改蒙自县，属临安路，隶云南行中书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改临安路为临安府，蒙自县隶临安府。弘治十五年（1502 年）设流官管制，属临安府隶云南布政使司，清朝因之。”^①中法战争（1883—1885 年）结束后，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 年），为适应对外通商需要，清廷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指定开云南蒙自为通商处所，蒙自成为中法之间的“约开商埠”。同年，清廷在蒙自设分巡临安开广道，兼管即将正式开关的蒙自海关关务。由此，蒙自成为云南近代史上的滇南军事、政治、商业中心。光绪十五年（1889 年），蒙自海关落成并正式开关，这是近代云南第一个海关。1950 年 1 月 16 日，蒙自解放，蒙自县人民政府隶蒙自专区，专区行政公署驻蒙自。1957 年，蒙自专区改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驻蒙自。

新安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建立贲古县，设治于新安所一带。明正德三年（1508 年）在新安所设立守御千户所，驻扎军队，屯田戍边。之后，地名一直沿用新安所。明正德六年^②（1511 年）建新安所古城。古城先筑于花丈里，城名为花丈城，后来迁到埔瓦寨。正德十二年（1517 年）修筑城门，周围二百一十丈，南门御远，北

① 林超民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二十一卷），（清）李焄撰修：《蒙自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24 页。

② 新安所守御千户所建所时间，有《明史》上正德三年、六年、八年三种说法。《新纂云南通志》《临安府志》《续蒙自县志》均记为正德六年。



门永安,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修建了城楼。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裁所归蒙自县。

新安所自古民风淳厚、崇文重教。明嘉靖元年(1522年)所人刘洙在新安所创办私塾,开辟新安教育先河。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文昌书院(今文昌宫),文风蔚起。明清时期,新安所共出进士17人,其中武进士5人。清朝末叶,废科举,兴学堂,创设“新安所初等小学堂”。民国五年(1916年)改设为“新安所两等小学堂”。

“汉族何时来到蒙自,不详。据旧县志记载,南诏时有张、杨、李、杜、段、何、王七姓相率来蒙,互为婚嫁,但是否为汉族,仍有待考证。明洪武中叶至永乐年间,中原、江南汉族人口通过军屯、出仕、流徙、贸易等途径迁入蒙自。”^①新安守御千户所,在蒙自县西南,正德十四年(1519年)调临安卫中所,隶临安卫。从清朝至民国年间这里都是军队驻守的地点,现今的南屯街、扎下街、点将台、校场等地名都带有明显的军屯色彩。新安所镇的移民大都来自中原及江南等地,现在居住在新安所镇的人有很多都是当年驻军的后人,以杨姓为多。

新安所镇的民族多为汉族,而且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

(二) 蒙自县新安所镇的民间信仰及习俗

整个蒙自地区的人们都认为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三者融通。蒙自鸣鹭镇有观音洞,建一佛寺,佛寺内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孔子的神像同时设在主殿,可见当地三教合流的影响深远。新安所镇也不例外。洞经会作为以儒为主,释、道三者融合的思想载体在参与者、组织者、经书源流方面均有所体现。

洞经会属于金坡寺管理,做会时的主祭生由寺庙住持来担任,斋主敬

^① 蒙自县志编撰委员会编:《蒙自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23页。



献的财物也由寺庙派专人保管，所得财物要在寺庙内张榜公布。住持早年也曾是洞经会中的成员，之后由洞经会出资去学佛法，学成归来担任寺庙的住持，随后一直为洞经会提供谈经地点，并给予了很大支持。洞经会的名称即以寺庙的名称来命名——“金坡寺洞经会”。由此可见，洞经会与佛教寺庙组织的联系很密切。

洞经会最早是由文人组织的，崇奉的神灵是文昌帝君，文昌帝君的职责是管理科举和仕途，洞经会戒签上书：“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段话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孔子主张“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洞经会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同样密切。

由于玉皇会是民间崇奉玉皇大帝的节日，玉皇大帝又是道教里天界中最高地位的神灵，洞经会谈演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除了崇奉玉皇大帝外，还崇奉斗姆元君、王母娘娘等神灵，这些神灵都是道教里的主要神祇，可见，洞经会与道教的联系也很紧密。

笔者在新安所金坡寺内观察期间，发现香客们除了去大雄宝殿敬奉菩萨以外，也去观音殿听洞经，并给香火钱。笔者采访过很多信众，他们都说佛经和洞经有不同的味道，都喜欢听，并且都会给香火钱。在人们的观念中，道教、佛教、儒家思想，只要可以保佑人们获得健康平安，都可以信奉，三者之间并不冲突。由此可见，新安所的民众信仰同样受中国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儒、道、释之间并不互相排斥，也不存在矛盾，而是和谐并存，都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和信奉。

据清中叶《蒙自县志》^①记载：蒙自汉族为客籍，广布全县各乡镇，人们不喜出远门，均在当地贸易，不看重金钱。年轻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

^① 林超民等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二十一卷），（清）李焜撰修：《蒙自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诗书，研习音乐，不喜官司缠身。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丧礼隆重，妇女很少出门，非至戚不相见，在家里做针线纺织来维持生计，出门的时候用巾帕遮住面孔，不见外人。

清朝后期开关互市以来，风俗还是和清朝中叶相同，人们安土重迁。绅士重视儒学，如果一个人有真才实学，即使是一介寒儒，人们也会尊重他，如果一个人不读诗书，即便是豪富，人们亦不会尊重他。

笔者认为大致在清朝中后期，蒙自县虽较偏远，但贸易发达，中原移民来蒙自经商，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音乐，使得儒家思想对当地民众的人生礼俗、家庭生活、贸易方式、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影响甚重。

民国以后的民俗活动中，洞经会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组织。当地民间新房落成时，亲友邻居赠送镜屏、对联、钱物，以示祝贺。房主设宴酬客，称贺新房。除此之外，富足的主人还要邀请当地的洞经会去谈经，所谈经文一般为《觉世真经》，还要举行安龙奠土、请水行幡、供天拜忏、接祖施孤等仪式。谈经日期为三至五天不等，视斋主要求和仪式繁简情况而定。

葬礼分为停灵、出棺、下葬等过程。届时，主人邀请洞经会前去家里谈经，谈经一般在停灵期间，谈《十王经》较多，还要向神灵祈求，让亡人早日超度。

为高龄老人做寿时，同样会请洞经会来谈经，所谈为《文昌经》或《宏儒经》，谈经日期一般为三天，同时祈愿老人身体健康。

第二节 新安所镇金坡寺洞经会的概况

如今，新安所镇境内有金坡寺与校场寺两所主要寺庙，并都在寺庙内成立了洞经会，组织了相关人员谈唱经文，其中以金坡寺的洞经会对传统的仪式过程保存较为完整。



一、新安所镇金坡寺洞经会的历史源流

据新安所金坡寺洞经会现任会长杨学勤口述：“洞经一开始是由八洞神仙在一个孤岛上的洞内演奏，一日，神仙们在洞内谈经，打鱼人听见觉得很美妙，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众人都蜂拥前去欣赏，边听边记，就把经牌子掌握了，后来，由一班文人组织起来在街心演奏，皇帝的钦差大臣听见觉得美妙无比，就请他们去皇宫玩。皇帝及各位大臣听了很喜欢，就把他们留在宫中，皇帝命翰林院整理出整套洞经。嘉靖时，临安（今建水）燕子洞一位无名氏修炼得道后投生，燕子洞高僧推算其在蒙自的一个尹姓家庭中出生并为其取名为尹壮图^①，后尹壮图中了进士，成为皇帝的老师，在告老还乡时，皇帝问他需要什么？尹国师说，不要金银财宝，只要把洞经带回家乡。皇帝同意了，准许他把洞经带回蒙自。从此，蒙自有了洞经。洞经一开始在蒙自县内的大庙内谈演，张、邓、曹、廖四家是最早学到的，并成立了洞经坛，后来分坛，形成现今的各个洞经坛。”^②（新安所金坡寺洞经会老会友何子强、张永强讲述内容与之大致相同。）以上民间故事，很多内容均是在辗转传说中不断加工而形成的，有的纯属杜撰，不足为信。

关于蒙自及新安所洞经会的历史源流，蒙自县文化馆马长春、余力近年撰写的《蒙自洞经音乐简介》做了初步考证：“洞经音乐何时传入蒙自，无确切史料记载，据民间口碑传说，蒙自洞经音乐是尹壮图从北京带回来传授的。以县志考证，清乾隆至嘉庆初年间（1792—1808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蒙圣恩谕令’两次还乡‘在籍奏事’时，曾先后任阿迷（今开远）灵泉书院主讲、昆明五华书院主讲、蒙自观澜书院主讲，直至仙逝于故土。这位嘉庆皇帝的老师博古通今，工诗能文，善书法，通音律，

① 尹壮图：乾隆丙戌进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蒙自人。1790年因上书乾隆而被下大牢，后回乡在昆明掌教五华书院而终。

② 引资料来源于笔者对杨学勤的采访调查。



教学之余，对蒙自洞经音乐进行过订正和传授，蒙自城内阁学街尹府‘太史第’后楼设有经坛。1958年，蒙自名士马竹庵先生为《蒙自洞经古乐简谱》一书作序时有记：‘吾蒙经谱，与他处诚小出入，闻之故老云，盖经尹氏某先生所订正。’”^①

学者吴学源曾回忆道：“据我1961年回蒙自调查时，老父亲曾说过，尹壮图从北京回乡时带回了几件乐器和一些曲谱给洞经会，最名贵的是一把京三弦，说明在尹氏之前蒙自就有洞经会了。从云南洞经音乐的发展情况来看，康熙中晚期即已从昆明向各府、州、县传播，蒙自儒学文化很发达，不可能较各地晚近一百来年，所以，马竹庵老先生只说经谱是尹氏所订正，是准确的。如果参照滇南通海、建水、弥勒、泸西等各地洞经会的出现，大都在康熙晚期至雍正年间，最迟不会晚于乾隆中期，蒙自亦当在此期间。再从蒙自洞经音乐所谈演的经卷来看，过去有新经老经之别，‘老经’是指《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新经’是指昆明文人司昭于嘉庆年间伪托神灵降旨扶乩所编撰的《文昌大洞仙经阐微》，蒙自现在各洞经会所用均是新经，与尹壮图订正蒙自洞经谱为同一时期。”^②

从上述材料来看，人们认为洞经音乐一开始是属于文人士大夫的，后由尹壮图订正曲谱，才逐渐由大众习得，此后才出现了新安所镇最早的洞经会。

（一）清中晚时期

新安所镇洞经会的出现，与当地文人张明阶有关。吴学源先生回忆道：“张明阶先生是新安所人，退休前在蒙自师专教务处工作，与我老父亲是同事，他为人敦厚和蔼，也是蒙自较有名气的书法家，1980年后退休。1985

① 马长春、余力：《蒙自洞经音乐简介》，蒙自县文化馆内部资料。

② 此资料来源于笔者对学者吴学源的采访调查。



年前后蒙自开始恢复洞经会，想不到平时话语不多，也不愿出头露面的他，居然当上了洞经会会长，而且是主要传承人，后来才知道他出身于洞经音乐世家。据张润生先生说，新安所镇洞经会最早出现是在嘉庆年间，当时新安所杨家寨的乡绅曾盛情邀请尹壮图前来传授洞经音乐，前往学习的都是富家子弟，但他们没有音乐天赋，学得很吃力。有一天，尹壮图在教唱的时候，这些富家子弟老唱不对，就让他们停下来，这时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了唱得很准且很流畅的声音，嗓音很稚嫩；他出去一看，是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马上叫进来让他唱，想不到这几天所教的经曲，他全都会了。尹壮图非常高兴，仔细询问后，知道他家住新安所校场庙，姓邓，因为家里很穷，是来杨家寨打帮工的，因为很喜欢洞经音乐，所以在窗外偷偷学。尹壮图听后大喜，马上招收为徒，亲自培养，之后成为新安所洞经音乐的第一代传人，邓家也成了洞经音乐世家。张明阶祖父的洞经音乐师承于邓家，到了他父亲这一代（民国年间），从校场庙派生出了两个洞经会，一个在新安所镇的街上，另一个在南屯村，三个洞经会一直活动到蒙自解放。1985年洞经音乐恢复时，金坡寺洞经会是张明阶他们这一辈的几个老人倡导组建的，因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就以金坡寺为主要活动场所，故取名为金坡寺洞经会；校场庙的洞经会恢复以后也曾请张明阶先生去传授过洞经音乐。据张氏兄弟说，从邓家第一代开始，到他们已经是第七、八代了。”^①

蒙自县新安所镇原文昌宫（今中心小学）内大殿存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所立洞经会捐资碑载：“大洞仙经出自元始天王，文昌帝君阐其奥义，以觉世而救人者也。新安旧有文昌宫，昔之人倡洞经会于其中。每

^① 此资料来源于笔者对学者吴学源的采访调查。



仲春之月，肃诚将事，斋戒诵经……”^①此碑文叙述了大洞仙经的来源及其宗旨、新安所镇洞经会谈经地点、洞经会的收入来源等问题，同时也说明在清朝道光年间，新安所镇的洞经会和谈演活动非常昌盛，在这个时期，新安所洞经会最主要的会期还是文昌会，以祈求功名为主。

清朝道光年间，昆明文人司昭把《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改编成《文昌大洞仙经阐微本》^②，笔者认为司昭在《文昌大洞仙经阐微本》中融入了许多道教、佛教的因果报应及劝人为善的宗教思想，后人又加入了“拜忏”“科仪文本”等，使洞经音乐谈演的功能更富民俗内涵。

（二）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新安所的洞经会开始应私家邀请，为斋主谈经，祈福消灾。在寺庙中做会时引进了道教的一些符咒和科仪，如悬幡、请水、安龙奠土、供天、接祖、施孤等活动。《玉皇经》《十王经》等道教、佛教经卷也被引入到洞经会中进行谈演。

新中国成立前，每次谈经后都要由洞经会内有文化、有神机^③的人主持一次降乩活动，方法和道教中的降乩大体相同，是在清洁干净的空地中央摆放一个沙盘，由两个人手持一张弓，弓上吊着白鹤，闭目凝神，在沙盘上写字，并请文化程度相当于举人的人来看，记录写下的字并向斋主解释字的含义和它所代表的运程。降乩的时间只能安排在夜里，白天是谈经时间。新中国成立后，此活动被视为封建迷信，已经被取缔。洞经老艺人张永强说：“八仙主坛，乩笔是神功。”（意为：在降乩仪式中，人们可以从乩

① 转引自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② 刘晖整理：《保山隆阳洞经音乐》，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③ “神机”是洞经会行话，意为：由神赐予一定天赋的人员。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主持降乩，并在各种仪式活动中念诵咒语、书写符咒。



笔的书写中看出神喻。)可见洞经艺人对降乩怀有敬仰。

(三)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各地洞经会的活动逐步消失。“文革”中,很多老艺人家里收藏的经书、曲谱、乐器、符咒、科仪、会谱被认为是“四旧”,大都被查抄并焚毁。新安所的寺庙也被新安所镇小学作为教学用地。1983年前后,张永强老人又带领何子营、何子强、何仙明、徐宝善、李家强、刘纯仁、周事新、傅复严等人开始在金坡寺观音殿谈经,自己准备各种谈经所需的物品、乐器(经书系张明阶先生从通海妙善学洞经会引入),并自己生火做饭。这样坚持了两三年,除了做最初的玉皇会以外,又增加了观音会,并吸收了一些有兴趣爱好的人员,开始教他们唱诵经文,学习乐器。后来,洞经会渐渐壮大起来,为了有一个固定的谈经地点,洞经会派了该会的成员吴沙平去学习佛法。他回来后,在金坡寺担任住持,法号为先平。1992年,金坡寺得到了国家资金支持,获得修缮,同时得到合法地位,洞经会由于一直在寺庙内谈演,因此也获得了合法地位,可以开展谈经活动,并收取斋主敬献的供养。住持先平支持洞经会的活动,为洞经会提供香火和财物,保管经书和乐器,并塑造神像以供谈经使用。

现在金坡寺洞经会已经有28人,他们都是喜爱洞经文化、支持寺庙建设、热爱音乐的人。

二、新安所镇金坡寺洞经会的社会属性

洞经会的成员,在清朝初期至中叶,都是当地的文人雅士,或者是崇尚科举文化的音乐爱好者。如1931年,李钧先生为保山隆阳无极坛洞经会所作的序言:“于是务为谈经则以乐,乐和故百物皆化;演教则五伦八德之